

“无怪乎”的语法化及其发展

——兼论“怪”类副词的功能差异

巴 丹

摘 要:“无怪乎”从跨层结构短语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衔接功能的评注性副词,涉及的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有:跨层结构词汇化、分界转移引发附缀化、语境吸收诱发关联化、韵律制约导致零形化以及主观性增强触发主观化等。此外,“无怪乎”与“难怪”“怪不得”等“怪”类副词的功能差异体现为使用频率下降、连词化倾向显著和书面语色彩浓重等三个方面。

关键词:无怪乎;衔接;语法化;主观性;附缀;跨层结构

作者简介:巴 丹,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广西南宁 530006)

引言

迄今为止,语法界对“无怪乎”的关注并不多见,不仅《现代汉语八百词》和《现代汉语虚词例释》没有给“难怪”和“无怪乎”立目,而且也未见专文集中讨论“无怪乎”的历史来源及其用法,这与常被视为一类的“难怪、怪不得”的研究形成了反差。我们认为,对“无怪乎”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掌握“无怪乎”的特殊用法及其规律,窥见和理清“怪”类副词的全貌,进而对表“醒悟”类副词的用法有更深入的思考与认识。

本文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首先,通过语料的考察,拟构出“无怪乎”的语法化轨迹;其次,揭示“无怪乎”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再次,通过与“难怪、怪不得”的比较,挖掘“怪”类衔接性副词的共性特征和个性差异。

为了行文简洁,“无怪(乎)”包括“无怪乎”和“无怪”。本文所有例句均来自北大语料库、中国基本古籍库以及前人的研究文献。

一、“无怪(乎)”的词汇化和语法化

(一)从形容词性短语到动词性短语

“无怪”连用现象最早见于战国文献。“无”同“無”,为简化字。《说文·亡部》:“無,亡也。无,奇字无。”^[1]徐锴系传:“无者,虚無也。無者对有之称,自有而無,无谓万物之始。”^[1]“无”为动词,“没有”的意思。《说文·心部》:“怪,异也。”^[1]《增韵·怪韵》:“怪,奇也。”^[1]可见,“怪”的本义是“怪异、神奇”,为形容词。例如:

(1)四拟者破,则上无意下无怪也。四拟不破,则陨身灭国矣。(战国《韩非子》)

(2)世俗传言: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则世俗增其言也,儒书增其文也,是使九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现代汉语评注性副词篇章衔接功能研究”(17XJC740001)

鼎以无怪空为神也。且夫谓周之鼎神者,何用审之?([东汉]王充《论衡》)

例(1)形容词“怪”用如名词,指“奇怪的事或物”。“无怪”指“没有奇怪、不合礼法的行为”。例(2)“无怪”是形容词性短语,可译为“这是使不神奇的九鼎凭空变成了神”。“无怪”有“不神奇”之意。

六朝开始,“怪”的主语多指人,且“怪”常居于谓语位置,这就为“怪”的动词化提供了适宜的句法环境,即形容词的意动用法。“怪”的意动用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怪”为“责备、怪罪”之意,“无怪”是“副+动”的动词性短语。例如:

(3)宗庙重安,天下清复,推弟之功,岂非幸甚。吾才懦兵寡,安能为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闻夕死,万殒何恨。聊陈闻见,幸无怪焉。临纸号迷,诸失次绪。([唐]姚思廉《梁书》)

(4)宣武问:“刘东曹何以不下意?”答曰:“会不能用。”宣武亦无怪色。(六朝《世说新语》)

例(3)“无怪”可出现在心理动词“幸”之后,可译作“希望不要怪罪”。例(4)“无怪”在副词“亦”之后,可译作“宣武也没有露出责怪的脸色”。

另一种情况,“怪”是“感到/以为奇怪”之意,“无怪”可解释为“不要以为X奇怪”。例如:

(5)杨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杨而怒将扑之。杨朱曰:“子无扑矣!子亦犹是也。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岂能无怪哉?”(六朝《列子》)

(6)而军人祈福乞灵,香火大集,往环三四里,人稠不得入焉。军人以钱帛衣装檀施,环一二里而满焉。司空薛公因令军卒之战伤疮重者,许其落籍居。不旬日,则又从军东入,而所聚之财,为盗贼掳去,则无怪矣。(北宋《太平广记》)

例(5)用的是反问句,语气较为强烈,带有很强的主观情态色彩。此处采用换位思考的方式,类比如与狗可能有的反应。“岂能无怪哉?”应译为“怎么能不感到奇怪呢?”。例(6),据上下文可知,人们纷纷来塔下祈福,留下了很多贡品。军队一旦离开,盗贼劫走贡品,便是自然的事情。“则无怪矣”可译为“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二)从短语结构到凝固成词

“无怪”之后出现宾语从句是其成词的关键环节。六朝时,“无怪”需要介词才能引入动词性宾语。例如:

(7)若圣人诚有所不能,则无怪于不得仙,不得仙亦无妨于为圣人。(六朝《抱朴子》)

到了北宋,无论是表“不要责怪”还是表“不要感到奇怪”之意,“无怪”之后都可以直接带上动词性宾语或宾语从句。例如:

(8)须臾,命引郑郎入。进历数门,馆宇甚盛,夫人著梅绿罗裙,可年四十许,姿容可爱,立于东阶下。侍婢八九,皆鲜整。郑趋谒再拜。夫人曰:“无怪相屈耶?以郑郎清族美才,愿托姻好。小女无堪,幸能垂意。”郑见逼,不知所对,但唯而已。(北宋《太平广记》)

(9)忽一日,鸚鵡谓女曰:“开我笼,尔自居之,我当飞去。”女怪而问之:“何此言邪?”鸚鵡曰:“尔本与我身同,偶托化刘潜之家,今须却复本族,无怪我言。人不识尔,我固识尔。”其女惊,白其父母,父母遂开笼,放鸚鵡飞去,晓夕监守其女。后三日,女无故而死,父母惊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尸忽为一白鸚鵡飞去,不知所之。(北宋《太平广记》)

例(8)译为:“别怪我委屈你,因为郑郎出身名门望族才貌双全,愿意托付联姻为好。”例(9)译为:“不要怪我说这样的话,别人不认识你,我却认识你。”以上两例可解释为“不要责备、不要怪罪”之义,“无怪”之后可附上简单的小句,如“无怪我言”。

以上两例是“怪”表“责备、怪罪”的用法,以下两例“怪”表“感到奇怪”之义,“无怪”不仅能带宾语,还可以充当定语成分。例如:

(10)隐即诈左右曰:“俗纳一妓,将侍枕席。”人无怪者。及归,已二年,妻亦随至。隐乃启舅姑,首其罪,而室中宛存焉。及相近,翕然合体,其从隐者乃魂也。(北宋《太平广记》)

(11)后人多因程子之言,愈见说得高远;如是,则又不若乐道之为有据。伊尹『乐尧舜之道』,亦果非乐道乎?湖湘此等气象,乃其素习,无怪今日之尤甚也!」谟。(北宋《朱子语类》)

上述两例“奇怪”的主语均已泛指。例(10)指旁人,具体是谁不再明确,例(11)的主语并未出现,隐含的主语指向众人或世人,对象更为泛化。例(10)，“无怪”还可以出现在定语位置，“无怪者”译作“没有感到奇怪的人”。

六朝以前，“无”和“怪”是两个连用的词语，语义没有融合。六朝后，出现了由“于”介引宾语的情况（如例7），动词“无怪”已初见端倪。北宋以后，“无怪”常在表人主语之后独立充当谓语，标志着动词“无怪”开始产生。例如：

(12)赵生曰：“以秀才诚意恳切，故敢相迎，夫人无怪也。”（北宋《太平广记》）

(13)伏知相公推诚济物，所以卜夜而来，幸相公无怪。（北宋《太平广记》）

北宋时，“无怪”可以后带谓词性短语或从句，形成连谓结构，这为“无怪”的凝固和进一步的虚化提供了语境。根据焦点信息的原则，越靠后的成分越容易成为焦点信息，因而，当两个VP连用，后一个谓词成分往往会成为表述的重心。尤其当VP₂是从句时，表述重心和信息量都明显地超过了“无怪”。“无怪”常居于VP₁的位置，随着信息重心向VP₂转移，“无怪”所处的句法位置与状语类似，状语位置极易诱发虚化，促使“无怪”向副词转化。例如：

(14)美人曰：“无怪相迎，知君善南风，某亦素爱，久不习理，忘其半，愿得传受。”（北宋《太平广记》）

(15)尔之父乃晋室良臣，被谗所诛，汝当尽心报国，以昭父德可也！夫何叛君降楚，作不忠不孝之徒！此汝君臣之伦尚且不识，无怪贪名利而无廉耻也！（明《周朝秘史》）

(16)众人一见大惊，忙至帐前来，禀启元帅：“方才将矮子推出辕门，他把身子一扭就不见了。”苏侯叹曰：“西岐异人甚多，无怪屡次征伐，俱是片甲不回，无能取胜。”差叹不已。（明《封神演义》）

上述三例，“无怪”都出现在谓词性成分或小句之前。例(14)，“无怪”处于两可阶段，可以理解为动词性短语，也可理解为动词。例(15)，“无怪”是动词，其后出现两个动宾短语。例(16)，“无怪”是副词，不仅用在频率副词“屡次”之前，而且所评注的范围涉及其后的三个分句“屡次征伐，俱是片甲不回，无能取胜”。可见，“无怪”已是个具有全幅评注功能的副词。至此，我们可以说，“无怪”在明代时词汇化完成，副词用法业已成熟。

（三）从介引宾语到分界转移

杨荣祥认为，“副词词尾‘乎’的来源可能有两个，一个来源于‘介词’……另一个来源可能与上古的形容词词尾‘乎’有关，不过这种带‘~乎’的副词很晚才见到，也不多见”^[2]。我们认为，“无怪乎”的“乎”来源于介词。CCL语料库中，“无怪乎X”最早见于宋，且仅有1例，元代未见用例，明代共5例。宋明时期的“无怪乎X”主要有两个特点：1.“X”为“之”字结构；2.“X”为对举形式。例如：

(17)王观国《学林新编》云：“唐三百年，皆铸开元通宝，无怪乎此钱之多。至五代有天、天福、唐国等钱。而本朝专以年号铸钱。然宋通元宝、皇宋元宝，非年号者。宋通乃开宝时所铸，皇宋乃宝元时所铸。盖钱文不可用二宝字，故变其文也。”（[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18)如此则户日衰，而田愈少，有司不察漏开冒报之弊，徒为重役加派之征，无怪乎民之日困，而伪之日滋也。（明《皇明纪略》）

(19)天下事，总挈大纲则易，独周万目则难。况贼情瞬息更变，今举数千里征伐机宜，尽出嗣昌一人，文牒往返，动逾旬月，坐失事机，无怪乎经年之不战也。其间能自出奇者，惟玛瑙山一役。（《二十五史·明史》）

(20)此予边见，高明者阅之，势必哑然一笑。然予才浅识隘，仅足为女子之师，至高峻词坛，则生平未到，无怪乎立论之卑也。（[明]李渔《闲情偶寄》）

(21)人既不知，无怪乎念熟即以为易，而且以为易也。（[明]李渔《闲情偶寄》）

(22)暗室无灯，有眼皆同瞽目，无怪乎觅途不得，问津无人，半途而废者居多，差毫厘而谬千里者，亦复不少也。（[明]李渔《闲情偶寄》）

前四例，“乎”是介词，起介引宾语的作用，“乎”后的宾语均为“之”字结构。王力认为“之”“放在主语

和谓语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3]。这正好符合介词宾语的句法要求,由此可反证,此时“无怪乎 X”的结构仍为“无怪[乎 X]”。后两例“乎”介引复句,不过复句的类型还比较单一,其特点是:格式相对固定,通常为正反对举复句,其中“是”与“易”,“多”与“少”对举。由于各分句的独立性较强,且有逗号隔开,此时,“乎”的介引功能已经开始淡化。

清代,“乎”的介引功能明显退化,这是“无怪乎”成词的重要环节,具体表现为:a.介引的主语开始泛化或不出现,“X”由消极意义扩展延伸到非消极意义;b.“无怪乎”直接出现在介词短语或副词之前;c.“无怪乎”评注的辖域扩张,较之明代,更频繁地用于复句或多重复句之前,且复句的形式更为灵活多样。例如:

(23)成恩闻言答道:“老兄可谓善辩说事!虽然如此说来,惟是其中缘故,兄尚一概未知。
无怪乎欲争我们马路!”(清《乾隆南巡记》)

(24)罗文闻听萧银龙之言,口如悬河,心中暗想,鏖行有此少年人物,无怪乎有口皆碑。(清《三侠剑》)

例(23),主语可以不出现,“无怪乎 X”的 X 为消极意义的事件。例(24),“无怪乎”可与表积极意义的“有口皆碑”相组合,这说明“无怪乎”的语义开始泛化,句法功能在不断扩展。“有口皆碑”的事情不再需要“责备、奇怪”。此处的“无怪乎”不再表述“责怪、奇怪”等概念意义,而是表达言者“幡然醒悟”的主观情态。再如:

(25)杨香五说道:“三哥,你看要凸盘。”凸盘就是脸上挂不住啦。道:“我乃浙江绍兴府的黄三太,在十三省总镖局是保镖。”淫贼说道:“无怪乎方才有许多不开眼的乡民赞扬你们师徒呢。”(清《三侠剑》)

(26)银凤姑娘一看,前后院忽然烈火腾空,心中暗道:“无怪乎都没到后宅呢,怎么火光起来啦?”(清《三侠剑》)

“无怪乎”可出现在副词“方才、都”等副词前面,俨然已是充当高层谓语的评注性副词。而当“无怪乎”后出现介词短语时,“无怪乎”成词已是确定无疑。例如:

(27)王博高道:“这种馆地你还要恋着,怕得罪东家,无怪乎被东家看不起!”(清《官场现形记》)

(28)若虚答曰:“弟久慕大名,奈天各一方,难亲道范。今观先生貌恭而言安舒,德柔而行刚断,无怪乎以靖命名也。”(清《木兰奇女传》)

上述两例“无怪乎”用于介词“被”“以”之前,一个结构中通常不会同时连用两个介词,“乎”的介引功能被架空,以至于完全消失,从而导致“乎”在结构关系上发生分界转移。“乎”成为附缀,后附于“无怪”,至此,“无怪乎”从语法词走向了词汇词。清代,“无怪乎”完成了副词化的全过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评注性副词。

(四)从评注性副词到关联副词

“无怪乎”篇章功能的加强与其出现在复句之前的语篇环境密切相关。明代,“无怪乎”就已经可以用于复句之前,但是用例极少,只有2例(如例21、22),“例不十,法不立”。且其后的复句形式受限,均为正反对举格式,形式单一。可见,明代的“无怪乎”还不具备语篇功能。“无怪乎”的语篇功能是在其评注功能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清代,“无怪乎”演化为评注性副词。与明代相比,清代的“无怪乎”出现在复句前的比例大大增加,复句形式更复杂和多样。例如:

(29)仆见其主面带愁容,因询之曰:“主人近日访友,不堪劳顿,无怪乎疾生而神散,神散而慵谈也。”(清《绣云阁》)

(30)三界神祇曰:“善哉!善哉!假如大道不阐明于天下,一切妖言邪说,惑及苍生,无怪乎习道者多,而成真无儿,坠入地狱者累万盈千。”(清《绣云阁》)

例(29),“无怪乎”之后为并列复句,而例(30)则是表转折的三重复句。“无怪乎”评注的辖域已远远超出句子范围,初步具有了语篇的关联特征。

清代,评注性副词“无怪乎”逐步发展出语篇衔接功能。其句法表征有二:首先,“无怪乎”可以用于话轮转接处。其次,“无怪乎”常与表溯源性释因副词配合使用。例如:

(31)胜爷在房上一听,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心中暗想:“无怪乎我在府狱中,三夜未能找着明儿呢,原来在这里寄押呢。若不是救黄昆来,至死也找不着明儿了。”(清《三侠剑》)

(32)苗秃道:“无怪乎婊儿们个个爱你,你实是内才外才俱全的人。”(清《绿野仙踪》)

(33)那陶情等若是有义之人,感受施才救济之恩,正当本份小心,经营报德。乃肆贪风月,恣行花柳,致使恩人吃辛受苦,惹这忧煎。无怪乎遭风失水,分明是无义之人的报应。(清《东度记》)

(34)她曾这样教育她的儿子:“读书要以行己为先,操笔作文章,当以圣贤为本旨。”无怪乎她的儿孙们三世为相,看来跟她的教育有关。(民国《古今情海》)

上述四例,“无怪乎”的后分句分别出现了“原来”“看来”等溯源性释因副词和“突”“分明”等确信副词前后配合,共同表示因果衔接关系。前两例还可用于独白或对话的起始处,起到承上启下、转接话语的作用。

清朝时,“无怪乎”出现了兼表语气和衔接的用法。对于后面的成分而言,“无怪乎”具有评注的功能,对于相邻表述而言,“无怪乎”起了组织话语,构建篇章的功能。综上所述,做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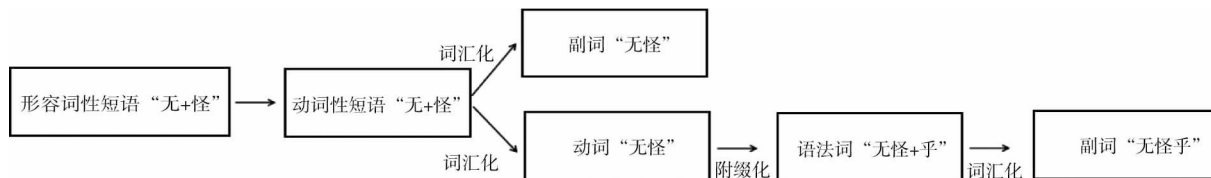


图1 “无怪(乎)”语法化过程示意图

二、“无怪乎”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

(一) 跨层结构词汇化

宋代,动词“无怪”通过介词“乎”介引宾语,形成线性序列“无怪+乎 X”。起初“无怪”与“乎”在一个句法结构中现连用,但两者不在同一结构层次,不构成直接成分关系,是分属于不同的结构单位中的跨层结构。但是由于两者在线性序列中总是相连着出现,随着“乎”介引功能的淡化,便有了逐渐凝固成副词的可能。虽然这时的“无怪+乎”还是一个跨层结构,但共现连用的语篇环境为“无怪乎”的词汇化提供了可能。由于“乎”大量地介引 VP 或小句,而 VP 和小句具有独立的表述性,“乎”的介引功能弱化,语义变得虚化,这就使得“无怪+乎 X”有可能被重新分析为“无怪乎+X”。与此同时,被重新分析后的“无怪乎+X”类似于一个连谓结构,根据自然焦点居后原则,居后的“X”成为连谓结构的核心谓语,居前的“无怪乎”便处于了类似状语的位置,最终“无怪乎”在状位上,由跨层结构词汇化为一个三音节评注性副词。

(二) 分界转移引发附缀化

“一个形式在成词之后,词汇化的进程还可能继续。”^[4]与印欧语不同,汉语的语法词和附着词并不是进一步虚化为形态成分,其“后续演变是词汇化(lexicalization)而非形态化”^[5]。“无怪”由短语结构凝固为动词后,其词汇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止。“无怪乎 X”原来是个述宾短语,“乎 X”本来是个介宾短语,由于“X”表述性的增强,“乎”的介引功能受到磨损甚至是消失,“乎”经过分界转移、功能转化,从介词发展成为附缀,从而后附于宿主“无怪”。附缀(Clitic)最初是针对印欧语的某一特殊成分提出的概念,这一现象在印欧语中较为普遍,例如,英语中 you’ve 的’ve 不同于词语 have, you 后的’ve 就是附缀。附缀是指句法上具有词的地位,但是语音上必须依附于宿主(host)的成分。“乎”最初是个介词,但是随着介引功能的弱化、语义的虚化,“乎”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内在的变化,由介词重新分析为后附缀,在句法上变得不再重要。虚化成分本来就有强烈的后附倾向,“乎”频繁后附于“无怪”之后,最先在音段上构成了临时的韵律词(prosodic word),进而组合成了动态的语法词(grammaral word)“无怪乎”。例如:

(35)文炜道：“五百多兵济得甚事？且又分散在众海口，无怪乎倭贼去来如入无人之境也。”
(清《绿野仙踪》)

(36)岂浮屠氏之言书写读诵而有功德者乎？读其书，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为君子，无怪乎为良知之说者起而斥之也。（[清]王夫之《读通鉴论》）

例(35)，“乎”介引一个主谓完整的句子，句子具有较强的表述性，因而表述的重心向后转移。这就导致“无怪”在虚化的同时，“乎”介引功能逐渐丧失，演化成为一个后附缀，从而形成了语法词“无怪乎”。例(36)，“无怪乎”用在介词“为”之前，至此，我们可以说，“乎”的介引功能已完全消失，进而演化成为一个词内成分，也就是，“无怪乎”由语法词彻底完成了向词汇词转化的过程。

(三) 语境吸收诱发关联化

“无怪乎”产生“醒悟”义是在语用推理和语境吸收(absorption of context)的双重作用下，由于经常性的重复使用，最终通过量变达到质变，形成表“醒悟”的主观评注功能，并最终固化为“无怪乎”的语法意义。首先，无论“无怪乎”其后是名词性成分还是谓词性成分，当我们说“不要奇怪某种结果”时，预设了“有人对某种结果感到奇怪”。根据回溯推理^①，可推出“可能我们不知道形成该结果的真正原因”。这是产生醒悟义的认知基础。其次，当“无怪乎”句上下文总是出现解释该结果的原因时，一方面，“无怪乎”由于常居句首而初步具有了衔接因果关系的功能，另一方面，由于“明白了原因而不觉得奇怪”的语境义便会产生。“源结构的句法结构关系以及针对这种句法结构关系所作的特定推理是促使一个词汇项发生语法化的最主要的因素(Traugott 2003, 转引自吴福祥)。”^[5]“无怪乎”高频地出现在理解性释因关系的上下文中，自然就吸收了“醒悟”的语法意义，并逐渐衍生出篇章衔接功能。可见，语境吸收是诱发“无怪乎”进一步向关联副词演化的重要动因。例如：

(37)胜三爷急之时，仍存慈爱之念，无怪乎妇孺都知胜三爷之善也。（清《三侠剑》）

(38)单太爷道：“你出门两个月，刚刚回来，也不曾出过大门，无怪乎你不晓得。等我来告诉你。”（清《官场现形记》）

例(37)，大家说胜三爷慈善，但是“我”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当看到三爷在危急之时，“仍存慈爱之念”，所以“我”突然明白了其中的缘由。例(38)，单太爷原以为对方知道这件事，原来对方出门两个月，难怪“不晓得”。此两例，“无怪乎”前一句阐释已然事实形成的原因，即“醒悟”的原因，“无怪乎”所引导的句子则是“醒悟”的内容。前后分句形成了因果衔接关系。“无怪乎”高频处于因果关系的复句之间，自然地就吸收了语境中的逻辑语义，逐渐衍生出衔接功能，甚至已经向因果关联功能演化了。

(四) 韵律制约导致零形化

汉语最基本的音步是两个音节，双音节是汉语中最小的、最基本的“标准音步”，而三音节是“超音步”。“在一般情况下，标准音步具有绝对优先的实现权，因为它是最基本、最一般的。”^[6]“无怪乎”是一个超音步的结构体，所以无论“乎”是保持着介词性还是已成为后附缀抑或是词缀，这三类“乎”都有可能脱落而不出现在表层中。也就是说，韵律制约的作用将超音步“无怪乎”压缩为一个音步，从而最终导致“乎”的脱落。沈家煊曾指出：“语法格的各种表现形式也可以排成一个等级，语法化的程度越高就越倾向于采用形尾和零形式：词汇形式(>副词)>介词>词缀/形尾>零形式。”^[7]由于“乎”表达上趋于羡余化，在韵律制约的作用下最终发生脱落，从而形成了脱落“乎”的“无怪”与“无怪乎”一起并存的局面。例如：

(39)她很镇静，感到武器有那么大的力量，无怪乎当战士的都那样勇敢了。（冯德英《苦菜花》）

(40)春风的心力已软媚到入骨三分，无怪云雾朝阳都是这般妖娆弄姿，亦无怪乍醒的人凭到阑干，便痴然小立了。（俞平伯《湖楼小韵》）

(41)据她所说，娱乐场所公关人员要干的事就是在外边“拉客”来消费，并陪他们跳舞、唱歌、喝酒直至“外出”，她可从来客消费额中提成10%~20%，另加额外奖金，还能收到客人扔的小费。无怪乎，近年来南方酒楼、夜总会纷纷北上选靓女，而众多的妙龄少女明知其“工作性质”，却又无反顾地欣然前往，真可谓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1994年《报刊精选》）

(42)天霸和海霸是中国最早的石英表，称霸市场近十年。无怪内地有一家工厂愿拆资5000

万元购买其中之一的手表商标,而遭协和集团的拒绝。(1994年《报刊精选》)

例(39-40)，“无怪乎”和“无怪”都可用在形容词谓语句之前,例(41-42)，“无怪乎”和“无怪”均可用于引出转折复句。正是由于“乎”成为了羡余成分,在韵律制约作用下极易发生脱落,从而形成“乎”的零形化用法。“乎”的零形化用法并不影响句法表达,“无怪乎”和“无怪”两词的功能基本一致,常可以互换使用。所以,我们认为,“无怪”的形成分两种情况:一是明代时“无怪”由动词性短语在状语位置上直接语法化为副词,另一种是在清代时,由于“无怪乎”的二次语法化导致“乎”的脱落而形成。

(五) 主观性增强触发主观化

主观性(subjectivity)是指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在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也就是说,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8]。Traugott认为主观化是一种语义-语用的演变,即“意义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主观信念和态度”(转自沈家煊^[8])。“无怪”语义的抽象化总是伴随着主观化的不断增强。从语义虚化的角度来看,“无怪”大致可划分出四个相互依存的义项:①不神奇;②不要责怪;③不要奇怪;④醒悟义,兼表结果关系。“无怪”的语义虚化过程是主语生命度提高与言者主观性增强的过程。首先,意义①“不神奇”是对事物属性的描述,属客观表述。“不神奇”的事情,极易推导出“既然事情没什么神奇、怪异的,就不要再责怪或不要觉得奇怪了”。意义②和③就是在言者立场、态度和情感等因素的日益增强和显化的过程中,由会话含义不断固化和规约化而最终形成的。

相比而言,“奇怪”义比“责备”义更为抽象,“责备”是具体的动作行为,而“奇怪”则涉及心理活动的层面。“无怪”从“不要责备”到“不要奇怪、没有奇怪”之义,词形没有发生改变,但是,情态发生了转变,由表动力情态的“不要责备”发展出了表认识情态的“不要奇怪、没有奇怪”。

明代,“无怪”常出现在具有因果关系的语篇环境中。“无怪”之前或之后常有解释某一结果的缘由,“无怪”引导的则是表结果的句子。原因句提供新信息,结果句则是已知信息,由于新旧信息的对比,言者从不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进而达到突然明白和理解已知事实,传递出言者幡然醒悟的情态义,即形成意义④醒悟义,兼表结果关系。“无怪”实现了从表句子主语向言者主语的转变。例如:

(43)包公呼于庆塘父子问道:“此老好不无知!儿子口尚乳臭,安用此淫妇,无怪其奔逃也。”(明《包公案》)

(44)乔太守援笔判道:“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女爱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明《醒世恒言》)

波浪线标注的是产生某种结果的原因,由于明白了原因,说话人才会突然醒悟。至此,在双音化、高频占居状位以及主观化的多重作用下,副词“无怪”在明代成词。“无怪”的副词化对“无怪乎”的形成起到了语义感染的作用,其后,“无怪”对言者立场的表达同样被“无怪乎”所继承。

“无怪乎”在词汇化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主观化的发生而发展,由客观意义变为主观意义,由动力情态变为认识情态,由句子主语变为言者主语。“无怪乎”主观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正印证了这样的观点:“主观化在语法化过程中可以说无处不在,既可能是导致语言表达方式发展的诱因,也在某些方面奠定了语言变化的基本结局;既可以是突破语言既定程式的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语言发展的前进方向。”^[9]

三、“怪”类副词的功能差异

(一) 发展趋势的差异

张薇和李秉震认为存在动词性结构“怪不得₁”和固化词汇“怪不得₂”,后者是由前者语法化而来的^[10]。据谢晓明和左双菊研究,“在动词‘难怪’形成的同时,‘难怪’还出现了另外一种使用情况,‘难怪’的具体责怪义开始淡化,两个词语之间的结合比较紧密,一般不能随意拆开或扩展……形成了语气副词‘难怪’”^[11]。可见,“怪”类副词都经历了一个由动词(或动词性结构)到副词的词汇化、语法化过程,与此同时,也经历了由表行域的“责备义”到表知域的“醒悟义”的语义演化过程。但是由于源语义积淀、虚化

程度和韵律结构的不同,“怪”类副词在主观情态、独用能力以及使用频率方面等存在着差异。

从源语义来看,蒋绍愚认为,“V不得O”由“V得O”类化而成。“V得O”中的“得”“表示动作实现有了结果的‘得₁’……这个‘得’还是动词”^[12]。到唐代形成表示可能的“V得O”,宋代时类化出可能补语“V不得O”。可见,动词性结构“怪不得”是对可能性的否定。相比而言,“难”是主观上的部分否定,“无”是完全否定。由于否定的辖域和主观性的不同,造成了副词情态表达的差异:不完全否定更适于表达主观情态。因而“难怪/怪不得”可以不依托谓语的表述,独立传递出言者对命题的评注语气。

从虚化程度来看,“难怪/怪不得”至今仍保留着动词和副词两种用法,而“无怪乎”只有副词用法。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怪”类副词在使用上的差异表现为:“难怪/怪不得”不仅可以独用,而且可以单说,而“无怪乎”不能单说。例如:

(45) 我说他怎么这么高兴,原来他被一所重点院校录取了,怪不得(*无怪乎)。(陶然《现代汉语虚词辞典》)

(46) 怪不得(*/无怪乎)呢!我说这么冷,下雪了。(朱景松《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47) “还不到五月,怎么就有了西瓜?”“这是塑料大棚里生产的,现在就讲究赶早。”“噢,难怪(*/无怪乎)呢。”(侯学超《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难怪/怪不得”单说时,可以加上“呢”“了”“啊”等语气词,其后通常可以补出省略的句子,如上例“怪不得他这么高兴”“怪不得这么冷呢”“难怪不到五月就有了西瓜呢”。由此可见,单说的“难怪/怪不得”可以承前省略。

现代汉语中,“无怪(乎)”“难怪”“怪不得”往往被归为同义词,常可以互换使用。但从历时的维度来看,其用频体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我们对 CCL 中,“无怪(乎)/难怪/怪不得”进行了穷尽性统计,见表 1。

表 1 “无怪(乎)/难怪/怪不得”使用频率调查表^③

词条	年代					
	古代汉语			现代汉语		
	上古	中古	近古	近代	现代	当代
无怪(乎)	2	5	32	287	49	533
难怪	0	0	10	168	52	3708
怪不得	0	0	45	568	69	989

以上调查表显示:(a)从横向来看:上古时,“无怪”虽未成词,却是三词当中最早共现连用的;(b)从纵向来看:古代汉语中,“怪不得”最常用,“无怪(乎)”仅次之。现代时,三词的用频不相上下。而到了当代,“难怪”占到了绝对优势;(c)从发展趋势来看:“无怪(乎)”由于其古体色彩较浓,相比之下,其使用频率有下滑的趋势。“难怪”虽出现较晚,却发展较快,到了当代已成为表醒悟义的“怪”类副词的高频词^③。从韵律特征来看,“难怪”是标准音步,“无怪乎”和“怪不得”是超音步^④。“双音步具有更优先的实现权,因为它是最基本、最一般的。”^[6]在双音化的趋势下,“难怪”更符合韵律要求,因而更为常用。

(二) 典型程度的差异

“篇章连接成分的形成可能与它们所连接的上半部对象得用一句话或更多的话才能表达清楚有关。”^[13]“无怪乎”用于表结果的小句前,其前(或后)的句子往往是新发现的事实,从而突出了醒悟的意味。由于“无怪乎”总联系着两个具有因果关系的句子,在语境吸收的作用下逐渐衍生出因果性衔接功能。刘群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要不是”“怪不得”“再不然”“这些词语从结构上看是短语,但是它们又是以词的身份发挥着语义功能和句法功能”^[14]。并将“怪不得”“无怪乎”“无怪于”统称为“连接性短语词”^[14]。那么,“无怪(乎)”到底是短语还是词?是连词还是副词?我们对各大词典进行了查阅,见表 2。

调查显示:(a)绝大多数词典认为,“无怪”是词,而“无怪乎”只有三家认为是词;(b)认为“无怪(乎)”是副词的居多,张斌版定性为连词;(c)“难怪”的副词地位最为确定,“怪不得”仍有三家认为还不是词。

副词“无怪乎”在清代就已成词(前文已有论述)。我们思考的是,“无怪(乎)”是副词还是连词?衔接性副词与连词有何区别?

从共性来看,首先,连词与衔接性副词都具有超句法的特性,可以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其次,两者都可以在语篇中起连接前后表述的衔接功能;再次,两者都能够体现因果、并列、转折等语义关系。

表 2 “怪”类副词词性调查统计表

词条	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 (第 7 版)	现代汉语八百词 (吕叔湘)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 (北大语言班)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张斌)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侯学超)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朱景松)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王自强)	现代汉语虚词解析词典 (鲍克怡)	现代汉语虚词辞典 (陶然)
无怪	副词	无	无	连词	副词	副词	副词	副词	副词
无怪乎	副词	无	无	连词	副词	无	无	无	无
难怪	副/动	副词	副词	副词	副词	副词	副词	副词	副词
怪不得	副/动	副/动	凝固格式	连词	副词	副词	无	无	副词

两者的个性差异同样存在,首先,连词功能单纯,只体现篇章的逻辑语义关系,而衔接性副词既具有语义衔接功能,又体现说话人的主观情态;其次,连词不参与命题内容的建构,不涉及人际互动、主观情态的表达。而衔接性副词可以成为命题内容的一部分,参与命题内容的建构;再次,连词对于语篇具有强制约的作用,可起到显示、选示、转化、强化的功能^[15],而衔接性副词依赖于前后语境所隐含的语义关系,主要起显示和强化的功能;最后,连词对语义关系的体现长期固化、定型在人们大脑中,体现出客观性和逻辑性的特点,而衔接性副词对语义关系的体现则是浮现在人们的认知系统当中,体现的是主观性和推理性的特点。

正是由于连词与衔接性副词有着种种的纠葛,衔接性副词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演化成为真正的连词,例如“可是”“只是”“就是”“还是”“或者”“宁可”“万一”等。“无怪(乎)”虽然居句首的比例惊人之高,但其在句中仍参与命题的情态表达和人际互动,可以表达说话人“醒悟”“惊叹”的语气,有时还能起到“辩解”“反驳”的语用功能。因而,我们认为,“无怪(乎)”已经高度连词化,但又还没有彻底演化为连词,而是处于副词向连词转化的最后阶段,是具有强衔接功能的评注性副词。从典型程度来看,“难怪”是典型的评注性副词,“怪不得”次之^⑤,而“无怪乎”在评注的基础上,具有显著的连词化倾向^⑥。

(三) 语体风格的差异

朱景松曾指出“‘怪不得’多用于口语;‘难怪’既用于口语,也用于书面”^[16]。针对“无怪乎”的衔接能力以及语体风格的情况,我们做了如下调查,见表 3。

表 3 “怪”类副词句首比例统计表^⑦

词条	项目						句首比例
	,X	。X	! X	“X	”X	X	
无怪(乎)	192(33%)	180(30.9%)	12(2.1%)	7(1.2%)	5(0.9%)	582	68%
难怪	951(25.3%)	938(24.9%)	62(1.6%)	97(2.6%)	18(0.5%)	3 760	55%
怪不得	338(31.9%)	145(13.7%)	54(5.1%)	184(17.4%)	2(0.2%)	1 058	68%

以上数据显示:(a)三个副词居句首的比例均超过半数,可见“怪”类副词具有较强的句子衔接功能;(b)第 3-4 列显示,“无怪(乎)”在句号和感叹号之后领起新表述的比例高于“难怪/怪不得”,可见,“无怪(乎)”处前分句的比例高于“难怪/怪不得”;(c)“无怪(乎)”和“怪不得”句首比例相当,但使用语体不同。第 4 列显示,“怪不得”最常用于口语,“无怪(乎)”主要用于书面语,几乎不用于口语。

据谢晓明统计,每百万字“难怪”的出现频率为 3.61 个,口语每百万字出现频率为 6.88 个^[17]，“难怪”口语的情况远高于书面语的出现频率。因而以下的例句互换时会有不恰当之感,例如:

(48)吾国二千余年以来,除汉之文景、蜀之诸葛武侯、明之张江陵而外,皆是反对派执政,无怪乎(? 难怪? 怪不得)治日少而乱日多也。(李宗吾《厚黑学》)

(49)周老居燕京西海之西近 40 载,日对烟波,蒹葭苍苍,周植葡萄,秋来硕果累累,紫玉霜藤,秋意无穷,无怪乎(? 难怪? 怪不得)他的葡萄有琼浆欲滴之感。(1995 年《人民日报》)

(50)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难怪(?无怪乎)第二天院长叫我请你带爱人进城玩一天。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例句)

(51)我看了这张喜报,才恍然大悟,难怪(?无怪乎)小毛说没有啥。(《现代汉语虚词例释》
例句)

前两例书面色彩较重,而后两例口语色彩较浓,如果互换,确有生硬之感。

四、结语

“无怪乎”从一个跨层结构的短语发展成为具有衔接功能的评注性副词,相对于一般的语法化现象而言,其特点主要有:“无怪乎 X”最初是一个跨层结构,“乎 X”本来是个介宾短语,但由于“乎”大量地介引 VP 或小句,而 VP 和小句具有独立的表述性,“乎”的介引功能弱化,语义变得虚化,这就使得“无怪+乎 X”有可能被重新分析为“无怪乎+X”。“乎”从介词发展到附缀,经历了分界转移、功能转化、重新分析的过程。被重新分析后的“无怪乎+X”类似于一个连谓结构,最终“无怪乎”在状位上,由跨层结构词汇化为一个三音节评注性副词。此外,“无怪乎”高频地出现在具有因果语义关系的上下文中,随着“X”由一般客观的现象发展到大多是导致、促使发话人领悟、醒悟的现象,在语境吸收的作用下,“无怪乎”开始衍生出篇章衔接功能,甚至已经向因果关联功能演化了。与此同时,由于双音节化的韵律制约,加上“乎”本身在表达上趋于羡余化,附缀“乎”脱落的“无怪”便与“无怪乎”一起并存使用了。“无怪乎”涉及的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有:跨层结构词汇化、分界转移引发附缀化、语境吸收诱发关联化、韵律制约导致零形化以及主观性增强触发主观化等。

此外,文章探讨了“无怪乎”“难怪”“怪不得”等因果性衔接副词的差异。“无怪(乎)”原为古汉语常用词,现代汉语则主要用于书面语。而“难怪”和“怪不得”则由于其口语化的趋势,加快了其副词化和主观化的进程,因而功能更为广泛,使用更为灵活。“无怪(乎)”由于位置固定,占句首的比例高达 94.4%,其连词化特征显著,处于副词向连词转化的最后阶段,但还没有彻底演化为连词,是具有强衔接功能的评注性副词。

(论文写作过程得到张谊生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注释:

- ① 沈家煊《复句三域“行、知、言”》,载《中国语文》第 200 页,2003 年第 3 期;董秀芳《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载《世界汉语教学》第 60 页,2007 年第 1 期。形式逻辑的推理主要是两种,归纳推理(induction)和演绎推理(deduction),自然语言还经常用到第三种推理方式,即回溯推理(abduction)(沈家煊 2003:200)。所谓回溯推理,也叫溯因推理,是从已知事实出发,结合事理(convention),借助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后件式,由后件过渡到前件的一种或然性推理(董秀芳 2007:60)。其结构为:
大前提:如果 p,那么 q →→ 大前提:如果不知道原因,那么会对某种结果感到奇怪。
小前提: q →→ 小前提:对某种结果感到奇怪
结 论:可能 p →→ 结 论:可能我们不知道原因
- ② 表 1 以 CCL 语料库各年代收录的语料为统计范围。上古,指夏商周秦汉时期。中古,指魏晋南北朝到隋朝时期。近古,指唐宋元明时期。近代,指清朝到民国时期。现代和当代作品以 CCL 的界定为标准。
- ③ 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课题组主编《现代汉语常用词表》第 359、463、566 页,商务印书馆,2008 年。《现代汉语常用词表》显示:“无怪乎”词频频级排序 33 329 位,“无怪”词频频级排序 20 834 位,“怪不得”词频频级排序 10 277 位,“难怪”词频频级排序 6 903 位。
- ④ 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第 3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冯胜利指出:“把双音节音步作为汉语最小的、最基本的‘标准音步’,把其他音步形式看作标准音步的‘变体’:单音步是‘蜕化音步(Degenerate Foot)’;三音节音步是‘超音步’(Super Foot)”。
- ⑤ 参见表 2 数据,9 本现代汉语词典均认为“难怪”是副词,可见“难怪”是公认的、典型的评注性副词。有 5 本词典认为“怪不得”为副词,其副词地位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只有 2 本词典认为“无怪乎”是副词,有 6 本词典甚至都没有给“无怪乎”列出词条。

- ⑥ 据笔者逐条手工统计,“无怪乎”合格例句 572 条,居句首的用例 540 条(包括居于连词之后的句首用例),比例达到了 94.4%。“无怪乎”位于句首的比例远远高于句中位置,但句中才是副词的典型句位,“无怪(乎)”偏离副词的典型句位——句中,高频位于句首,是其衔接功能增强的显性标志。廖秋忠(1992:62)曾指出,现代汉语连接成分的两个标准:功能和位置。“从位置上来说,篇章中绝大多数连接成分位于句首,在主语之前,只有少数位于句中,在谓语之前。”廖秋忠《廖秋忠文集》第 62 页,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年。
- ⑦ X 指词条“无怪(乎)/难怪/怪不得”,例如:“X”是指:检索关键词为:[,无怪(乎)],[,难怪],[,怪不得]。不排除不合格例句。

参考文献:

- [1]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崇文书局,2010:1228,1228,2450,2450.
- [2] 杨荣祥.近代汉语副词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22-124.
- [3] 王力.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99.
- [4] 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四川: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3.
- [5] 吴福祥.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当前课题[J].语言科学,2005(2):25,21.
- [6] 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3.
- [7] 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17-24.
- [8] 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4):268-275.
- [9] 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分析[M]//程度副词对状态形容词的二次记量与主观赋量.上海:三联书店,2010:41.
- [10] 张薇,李秉震.“怪不得”之“醒悟义”的产生[J].南开语言学报,2011(1):103-109.
- [11] 谢晓明,左双菊.“难怪”的语法化[J].古汉语研究,2009(2):30-35.
- [12] 蒋绍愚.内部构拟法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J].中国语文,1995(3):191-194.
- [13] 廖秋忠.现代汉语篇章中的连接成分[J].中国语文,1986(6):413-427.
- [14] 刘群.现代汉语连词若干特殊类研究[D].湖北: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58,60.
- [15] 邢福义.汉语复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1.
- [16] 朱景松,主编.现代汉语虚词词典[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172.
- [17] 谢晓明.“难怪”因果句[J].语言研究,2010(2):64-69.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uguaihu*(无怪乎):

an Analysis of Different Functions of Adverbs with *Guai*(怪)

Ba Dan

Abstract: *Wuguaihu*(无怪乎)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a cross-layer phrase into a commentary adverb with cohesion function. The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 for its grammaticalization change include: lexicalization from cross-layered structure, cliticization resulted from boundary shifting, context absorption enticing correlation, rhythm restriction leading zero formation and increasing subjectivity promoting subjectivization. Besides,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developing tendency, the degree of typicality and the linguistic styles, the thesis also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uguaihu*(无怪乎), *nanguai*(难怪) and *guaiude*(怪不得).

Key words: *wuguaihu*(无怪乎); cohesion; grammaticalization; subjectivity; clitic; cross-layered structure

(责任编辑:文建)